

賴瑞和 著

唐代基層文官

中華書局

左衛兵曹參軍莊若
奇氣質端和藝理優
早階秀茂俱列士林
見義為勇或登高能
雅居品位咸副才名
乃官允茲良選可

附

曆三年

八月

四日



唐代基层文官

赖瑞和 著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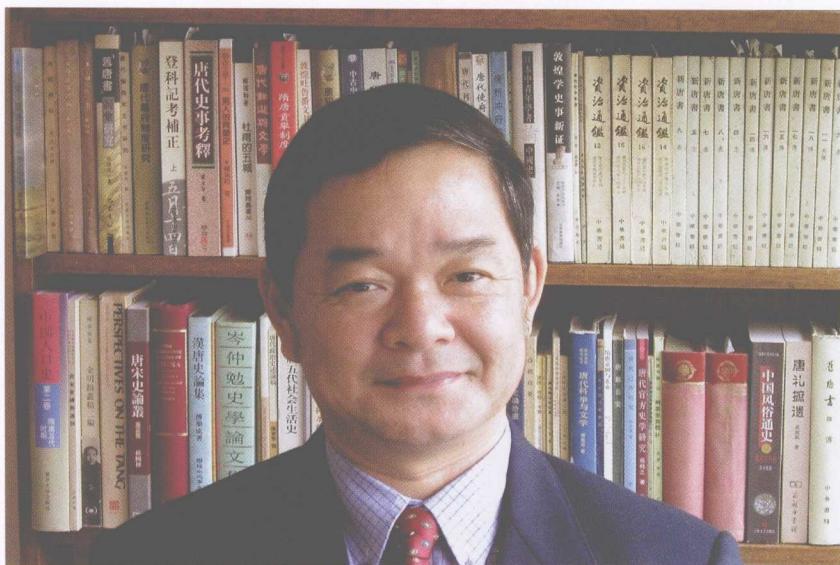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基层文官/赖瑞和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8.5
ISBN 978 - 7 - 101 - 06041 - 6

I. 唐… II. 赖… III. 文官制度 - 研究 - 中国 - 唐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980 号

书 名 唐代基层文官
著 者 赖瑞和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 1/4 插页 4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41 - 6
定 价 49.00 元



作者近照

右可試大經評

事屬襄州應離

縣令

勅左衛兵曹參軍莊基
訥等氣質端和藝理深
暢早階秀茂俱列士林
或見義為勇或登高能
賦擢居品位咸副才名
宜林乃官允茲良選可
依前件

大曆三年八月四日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朱巨川告身》局部

(此照片由本书作者提供)

自序

这本书我构思了整整二十二年。

1980年夏天，我从台大外文系毕业；1981年秋天，我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直攻博士学位，师从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教授初习唐史。他是西方最有名望的唐史专家，专长唐代经济史和唐代史学史，又是《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主编，但对我非常宽厚仁慈，给了我许多的研究自由，没有压力。当时，我最大的课业困扰，反而是唐代的职官制度。读新旧《唐书》，读《资治通鉴》等史书，甚至读《全唐文》和《全唐诗》，处处都是唐代官名，可是却没有一本书可以教我怎么解读这些官名的意义。比如，《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庾敬休传》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很能代表正统史书处理唐人官衔的方式：

敬休举进士，以宏词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贤校理。迁右拾遗、集贤学士。历右补阙，称职，转起居舍人，俄迁礼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迁礼部郎中，罢职归官。又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丁忧，服阙，改工部侍郎，权知吏部选事，迁吏部侍郎。

这一小段文字，几乎全是官名，问题真不少。当年我没读懂，于是就像

许多唐史研究生那样略过不读,但这样也就等于完全不了解庾敬休这么一个精彩的唐史人物,和他所走过的路。而今,我不敢说完全读懂了,且试为解答如下。

庾敬休举了进士又“以宏词登科”,意味着什么?答案:只考中进士不能马上做官,需“守选”等待约三年。于是有人就去考“宏词”,即博学宏词科,考中便可马上得官。这跟明清时代考中进士即可授官不一样。此外,唐人进士及第已很了不起,再中宏词,表示他是精英中的精英。相比之下,才高如韩愈,三试宏词都不中。

什么是“旋授渭南尉、集贤校理”?为什么两个官名连在一起书写?答案:这表示庾敬休是以渭南尉的官位去出任集贤校理。集贤校理是集贤院中一种校书工作,属基层,但没有品秩,所以任此职照例都带一个县尉如渭南尉之类的基层官,以秩品阶,寄俸禄。他后来的集贤学士比校理高一级,但也同样没有品秩,所以要带一个右拾遗的官。按《唐六典》和《新唐书·百官志》等书的规定,“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右拾遗为从八品上,所以庾敬休出任的可能是“集贤院直学士”。他传中所说的“集贤学士”可能省略一个“直”字。这一类官是所谓的“本官”。详见本书第三章《县尉》中“以县尉作阶官充馆职”一节。

从右补阙,转起居舍人,迁礼部员外郎,又意味着什么?答案:这是一幅很典型的升官图。这几个官都属中层。员外郎是一种郎官,是通往高层官员的一个重要门户。以庾敬休为例,他便先任员外郎,接着任郎中,最后才升为侍郎。

什么是“罢职归官”?答案:唐人对“官”与“职”有清楚的区分。详见下面讨论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铭并序》部分。翰林学士属无品秩的馆职,和前面的集贤校理与集贤学士一样,都是一种“职”,照例带有礼部郎中等有品秩的“本官”。这里是说他现在罢去翰林学士此“职”,回去任礼部郎中的“官”。

他任过礼部郎中,又迁兵部郎中,改工部侍郎,迁吏部侍郎,这又有什么意义?答案:礼部为“后行”,其郎中地位低于“前行”的兵部郎中。所以从礼

部郎中转为兵部郎中是正常的升迁。侍郎地位又比郎中高。这里主要是说庾敬休步步升为高官。吏部为“前行”，高于“后行”的工部。从工部侍郎迁吏部侍郎也是正常的升迁（韩愈最后一个官正是吏部侍郎）。不过，庾敬休没有继续升为更高一层的尚书，也没有做过宰相，所以虽然他是很有成就的高官，从九品的校书郎小官一路官至四品的侍郎高官，仕途显达，但还不算顶尖人物。

唐人任官，一般都得从八、九品小官做起，然后按部就班升迁。五、六、七品通常已是中层官员，三、四品为高官，一到二品只用以酬勋臣，很少见。粗略而言，唐朝相当严格遵守这种依序授官的规则，很少例外。若违背这规则，超序授官，比如胡乱授官给安禄山、杨国忠、仇士良等人，后来都出了问题。这些人都成了“乱臣”。

在普林斯顿那些年，我多希望世界上能有这样一本专论唐代职官的专书或辞典，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答案！可惜没有。

当然，唐史研究领域已有好几种常用的工具书如《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可查，可是这些书都有局限，查了往往也没有解答，不能提供类似以上的“答案”，因为这些书主要讲官署组织，旁及官品和十分简略的职掌描写，但从来不解释唐代官职的深层含意，也并非为此目的而编。

这些书甚至连“从事”都查不到。那是中晚唐方镇使府中各种僚佐如巡官、推官、掌书记和判官的通称。在上引《旧唐书·庾敬休传》中，“从事”是当动词使用。“从事宣州”即是说庾敬休曾经在宣州充当过巡官、推官之类的幕职。这也是古代官制的一大特色：官名往往可以当动词使用。比如，诗人李商隐任过弘农县尉，于是就有人说他“尉弘农”时怎样怎样，说他如何“黄昏封印点刑徒”，日子不好过。

二十多年前，我便常幻想有一天能解开这些唐代官名后面隐藏着的“密码”。但限于当年的学养，我不敢去研究唐代的职官制度，只写了一本《唐代军事与边防制度》的博士论文就毕业离校。然后，到香港等地教书，一晃十

多年。在这十多年当中,我开始认真思考唐代职官和官制的问题,不断在搜集材料,但由于教学忙碌,琐事繁多,研究进度十分缓慢。2002年初,我终于痛下决心,辞去教职,从此得以夜以继日,倾全力梳理这个困扰了我二十年的课题,追补过去十多年来流失的岁月。一年多以后,我终于写完了这本书,尝试解开唐代基层文官的一些“谜”,希望能帮助初习唐史的学生,也请同行专家学者指正。

将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若有改善,我还要继续研究中、高层官员,并且撰写《唐代中层文官》和《唐代高层文官》两书,和本书合为姊妹篇。我构想中的中层官员包括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主簿、县丞、县令、州录事参军、州司马、长史、使府判官等;高层则包含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侍郎、尚书、秘书监等长官、州别驾、刺史、节度使、观察使等。

经过这些年来的研究和写作,我发现我的“解码”能力慢慢增强了。比如,前几天读白居易写的《有唐善人墓碑铭并序》,便觉得很能“欣赏”他所列出的墓主人李建的长串官衔:“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沣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而且更能理解他所谓“官”和“职”的分别:“官”是有品秩的正式编制官位;“职”是中晚唐方镇使府幕职,翰林院、集贤院等没有品秩的馆职,或“知制诰”、“知吏部选事”等差遣职。中晚唐做官的人经常有“官”又有“职”,更有散阶、勋官和爵等。他们死后,这些长串官职名都会很隆重地一一刻在他们的墓志上或神道碑上。今人若能正确解读,单凭这长串官衔,也就能充分了解死者生前的功业,知道他走的是一条怎样的仕途,官运顺达与否。

在本书完稿时刻,我想特别感谢杜希德教授当年给我的教导,并启发我研究唐史的热诚。没有他当年的鼓励和他这些年来以身作则,虽年迈仍奋力做研究的榜样,我想我可能会半途而废。

二十多年前在台大外文系，王秋桂老师在“西方汉学”和“中国书目学”的课堂上，引导我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传授给我中国书目、版本和考证之学的精萃，并且引荐我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让我这一生受用无穷。我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充分表达的。

去年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总编辑林载爵先生，读了我那本中国旅行书《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台北尔雅出版社），写电邮来表示赞赏，并问我有没有唐史书稿可以交给他出版。这样便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我要衷心感谢林先生，没有他的那封电邮，这本书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面世。

本书初稿曾经为两位联经特约的专家学者审查并推荐出版，谨此致谢。其中一位审查人北京中华书局的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亦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审稿后特别托人传话给我，告知他的审查结果，让我感到深受鼓舞，更觉得我应当努力继续撰写《唐代中层文官》和《唐代高层文官》两姊妹篇。两位审查人详细、认真的审稿意见，也对本书的修订大有帮助。

本书第一章《校书郎》，曾以期刊论文《唐代校书郎考释》的形式，发表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三分（2003年9月）。第三章《县尉》，则以会议论文《唐代县尉考释》在2003年11月6—7日于台北举行的第六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此研讨会由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研究所和中国唐代学会主办。两文都经过不少修改，始收入本书。在此我想感谢史语所陈弱水教授宝贵的修订建议，唐代学会秘书长桂齐迈教授的通融和协助，以及几位匿名审稿人的指正。

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的陈郁夫教授，去年初特别寄赠他开发的《全唐诗》和《太平广记》电子资料库，让我每次在浩瀚文海中捞到“针”时，都不禁要想起他，默默感谢他。市面上和网上的《全唐诗》电子文库很多，但多为简体字版，且校对欠佳，又无卷数页数，都不合学术用途。最合乎学界需要，校对精细，且以繁体字制作的，据我所知就只有陈教授这一套了。

在我写作中途，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的戴伟华教授及时寄赠他的大作《唐

方镇文职僚佐考》和《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解决了我觅书的困难，十分感谢。此两书在海外不易购得，甚至连海外许多大型中文研究图书馆也遗漏未购置。如今，《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成了我经常需要翻查的一本工具书，极为有用。此外，我也要感谢厦门大学陈明光教授，在2001年夏，在青岛开唐史学会会议期间，持赠其大作《唐代财政史新编》，让我能够追上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青岛会议期间，承蒙史念海教授家人、朱雷、胡戟、李鸿宾和魏明孔诸教授惠赠大作多种，令我深受鼓舞和感动，感觉到唐史研究路上没那么寂寞。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杨宿珍小姐，在本书写作期间，常替我影印邮寄一些我找不到的材料，在紧急时刻给我帮了大忙，并且万里迢迢寄赠 Charles Hucker 那本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帝制中国官名辞典》)，真谢谢她。嘉义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朱振宏兄，常替我影印邮寄难得的唐史学术论文。老友张锦忠兄，曾经从高雄中山大学给我邮寄过影印材料。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李志贤博士和我的前学生冯白羽小姐，曾帮我到图书馆借书。这些朋友的善举，使我身处在马来西亚最南端的边城(也是亚洲大陆最南的一个城镇)新山市(Johor Bahru)，远离学术中心，还能完成这本唐史专书，不能不说这是功德无量。

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在我辞去教职，过着韩愈式“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的日子后，没有什么抱怨。幼女维维安，在爸爸闭门写书的时候，懂得安静、自立，不必爸爸分心，也是爸爸深深感激的。本书献给她们——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生。

赖瑞和

2004年5月25日

于马来西亚新山市唐代史研究中心

电邮地址：sflai53@tm.net.my

个人网页：<http://www.geocities.com/sflai53>

目 次

自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校书郎	(13)
一、唐代诗文和唐史上的校书郎	(15)
二、校书郎的设置、分布、定员和官品	(17)
三、起家之良选	(24)
四、任校书郎的十种途径	(28)
五、中晚唐的“试”校书郎	(39)
六、校书后出为诸使从事	(46)
七、校书郎的三种型态	(51)
八、校书郎的“校勘”职务和相关工作	(52)

九、校书郎的生活	(60)
十、公卿之滥觞	(65)
十一、结论	(68)
第二章 正字	(71)
一、正字和校书郎的比较	(72)
二、唐代诗文和唐史上的正字	(76)
三、任正字的九种方式	(79)
四、正字的职务和生活	(84)
五、中晚唐的“试”正字	(91)
六、正字的仕途前景	(96)
七、结论	(98)
第三章 县尉	(99)
一、唐县的等级和县尉的官品与人数	(101)
二、县尉的来源和入仕方式	(107)
三、赤畿县尉的特殊地位	(115)
四、释褐为上、紧、望、畿及赤尉	(126)
五、县尉的仕途前景	(131)
六、县尉的职务和别称	(138)
七、以县尉作阶官充馆职	(145)
八、结论	(155)
第四章 参军和判司	(157)
一、参军的起源和种类	(158)
二、州府参军	(161)

三、亲王府参军	(168)
四、都督府和都护府参军	(171)
五、判司用作释褐官和再任官	(173)
六、判司职掌	(178)
七、京兆河南等大府判司	(184)
八、“试”参军和“试”判司	(187)
九、参军和判司用作阶官	(193)
十、判司卑官不堪说?	(198)
十一、结论	(202)
第五章 巡官、推官和掌书记	(203)
一、使府的由来和幕职的演变	(205)
二、幕佐的辟署和礼聘	(209)
三、幕佐依附幕主的关系及其仕宦前景	(218)
四、幕佐的官衔	(224)
五、巡官	(240)
六、推官	(247)
七、掌书记	(257)
八、结论	(265)
第六章 文官俸钱及其他	(267)
一、俸料钱	(268)
二、任期	(279)
三、守选	(285)
四、宦游	(294)
五、办公时间和休假	(300)

第七章 总 结	(309)
一、天宝年间的基层文官并合图	(309)
二、会昌年间的基层文官并合图	(313)
参考书目	(317)
附 录 本书封面和《朱巨川告身》	(339)
后 记	(343)

导 言

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

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

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

——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①

杜牧这首诗，很能反映唐代士人家庭对做官的重视。他这个侄儿，还“未得三尺长”，但杜牧已经在盼望他将来好好读书，以便来日可以“取官如驱羊”。做官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也是古人读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论语·泰伯篇》说：“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杨伯峻把这一句翻成白话：“读书三年并不存做官的念头，这是难得的。”^②可知先秦古人读了三年书都想做官。到了唐代，这一行业早已发展出一套非常细致的官场规则。唐

① 《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页9—10。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82。

代朝廷“大开官职场”，成了中古时代最大的雇主，其职官和官制体制，比起前几代也就更为复杂了。

初习唐史的学生，或者对唐人任官制度感兴趣的读者和历史迷，面对错综复杂的唐代职官和官制，不免感到困扰，不知该如何去正确解读。他们的疑问很多，但如果按一个唐代年轻人从读书、考科举到做官整个过程来分阶段考察，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唐人做官最起码的资历是什么？怎样取得这些资历？（二）有了这些资历，可以担任怎样的官？有哪些基层入阶官职可供选择？各官职的入仕条件如何？仕途前景如何？职务如何？（三）什么是职事官？流内官？流外官？散官？阶官？勋官？卫官？试衔？（四）唐人做了官又意味着什么？和今人做官有什么不同？特色有哪些？薪俸如何？需不需要经常为做官远行？可不可以携家带眷？

像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可是即使专门的唐史教科书，比如前辈学者岑仲勉那本著名的《隋唐史》，也常无法解答，或根本未涉及。然而，这些问题却是唐史学生和学者在阅读唐代史料（包括史书、诗文和墓志）时，经常又会碰见和发出的，所以看来又不能置之不理。

第一大类问题比较容易解答，主要因为在过去十多二十年，唐史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为我们解开了不少谜团。粗略而言，在初唐高祖和太宗朝，任官没有严格的资历要求。有人以辅佐高祖和太宗起家（如魏徵和房玄龄等人），有人以军功入官（如李勣和唐俭），有人从下层的吏员仕至高官（如张玄素和孙伏伽），甚至有人以隋朝的官资任唐官（如诗人王绩）。但从高宗朝起，科举制度日趋成熟，任官的途径便逐渐固定下来，直到唐末。其中最重要的两种任官方式是：（一）以门荫入仕；（二）参加各种科举考试。

过去几十年来，唐代门荫研究很有些成绩，如张兆凯、毛汉光、爰宕元、